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麗澤論說集錄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高天球

麗澤論說集録卷八

宋　呂喬年　撰

門人集録史説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于左氏紀傳之體始于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絶至于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温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于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

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温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甞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强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

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温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此却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葢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尊又

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温薛雖曰尊用而封德彛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愛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胷中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見有才者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葢德宗胷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

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而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解絺疵之言而謂知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此兩句最近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為智伯報仇此雖未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取

者有害理者如曰既已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為此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葢愧之一字見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因有心愧不受命者然後為之

魏文侯號為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為賢君者葢當時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然亦是聖人之功葢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年之前

散在諸國臣能使其君為賢君如文侯問鐘聲心術微著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於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葢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鐘聲必聾於樂官也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驕人貧

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周公有之尚不足觀況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之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

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俟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葢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為魯將取齊女為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未必專是貪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便被他使作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為技能所使者難然吳起卒為魯

人所譖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欲得魚耳

田文乘間謂其父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
賢者又尚厚積貨藏欲以遺所不知如何之人文竊怪
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
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之私
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為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
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是不是田文取
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雞鳴狗盜之徒又爭得
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在於貪名二者之失

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可大凡天生萬物將欲留與天地間人同用須使人人均足方是天之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物且如布帛粟米人人所須泉貨金貝人人欲用今富者乃封之於巳至於腐壞貫朽豈非暴殄天物此所謂閉天之惠正是靖郭君之病天生萬物人皆可用今乃欲積以為巳有然後散之及人此所謂盜天之權正是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固大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

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忘終不成

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瑩淨如禮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自此學中來然後事

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最為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移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為所移斯可以為難矣

魏其為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大抵

兼容善惡有為身計者有為國計者為身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衆盛更相輔助此不過持禄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為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内當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物不無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之雖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

兼容非必黑白不分賢愚混雜始可為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覶其語意不過勸竇嬰為巳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以喜善疾惡此四字最好善者以為善惡者以為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上添一疾字便是為他善惡動了祇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不察如籍福所言竇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竇嬰反以

此敗者何故只緣聖人之言求諸内實嬰之事求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已常恐不能及見不善則省察自已恐被人染着此所以為聖門學者之事至於實嬰之喜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只管看它人善惡却都不自點檢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為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猶云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為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説此二句實學舍中相譏誚戲笑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自二人傳之至於一州一縣大以一人

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為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疎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個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介㢘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懐之此三句便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
厭可棄之人葢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嘗有内外人人
有此心和氣自然薫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肴以慰
之謂曰蘧瑗顔回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愼勿恚恨責
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桀
跖視之林宗提起蘧瑗顔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
其實亦非過譽之葢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善

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肴慰之以助其怒或雖設酒肴猶責讓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既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怍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為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

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為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踈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個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介廉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此三句便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厭可棄之人葢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嘗有内外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薫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有以慰之謂曰蘧瑗顔回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桀跖視之林宗提起蘧瑗顔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葢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善

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肴慰之以助其怒或雖設酒肴猶責讓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既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怍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歳餘父母慚而還之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為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葢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

人只道華歆是一个忍人有後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易老子曰輕諾則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若子細審諦故有所不做做須做得徹大抵處事容易是涉世為學之大病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可謂極有資質自可為後世法及在曹操之朝乃輔之以傾漢室此蓋有資質無學問之過也以歆之資質其終猶如此况始失之輕易者乎若看

一事則歆亦可法若看終身則歆為可戒
管寧與邴原至遼東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公孫度以
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
皆招禍之道密遣令還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
邴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
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
无譽夫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元相得之義正當
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便是括囊若有分豪

露出只是招怨須是看時節方得又如寧遣原西還
此又是處朋友道理蓋度其情性知其未能亟改故
遣令西還所以全之也
劉廙弟偉爲魏諷所引坐誅初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
世之交者不善擇人務合黨衆非厚己輔仁之謂也
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卿
其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此一段於交際最緊要大
抵人之交際最要看一個虛與實如今人閭巷酒食

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
初交本不曾理會著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
無味然其氣味却長始若親昵其終必不久如東坡
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
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廙弟
與魏諷交終及於難方其未及難時劉廙已知其必
及難何故葢其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
非厚己輔仁之謂也此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虚交在

我有所損在彼亦無益此一等交際自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客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錮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

孤事邪天下之患在於妄分清濁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内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與勇士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未嘗以武事為粗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宣帝詔黄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至於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士君子髙自標榜妄分清濁善惡太明

流品太分遂成黨錮之禍故劉巴之徒猶有餘風宜其見棄於劉備也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其中亦自有人如鄭康成後世只視為箋注腐儒至劉備論赦事曰昔子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終身佩服其言語不忘則其所以相與語者必不止箋注之間矣

諸葛亮治蜀之規模有後人不能盡知其耕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信必此人所共知最是亮死後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菽粟不分而

蜀不亂此誰能及後之為相者身在時尚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緣亮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足以維持之也

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揵為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

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何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蜀自諸葛亮死之後而琬繼之琬以三公與戲語而戲不應或以此構戲而琬亦不之罪可謂能容物亦可謂難能然就琬所言觀之則不能無病祇緣不合作意於其間

琬對或人但須言戲是簡畧其心無他足矣琬即要説我能容物如人心不同云云此語大是做作不是自然戲之不應亦未必是如此琬要説些道理不知却有礙理處如言戲欲反吾之言則顯吾之非此句大段礙理琬之此言止欲解戲之過不知却塞了一國言路琬秉國大政琬之非當勉衆人共言可也乃以不顯已之非者為是豈不殆哉如後一事極好無可議者史謂琬心無適莫此語甚好如與人有隙幸

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固不足論至於避嫌遠去不預其事亦未免有心玩之心無適莫非止不怨敏亦不以此自歉所以為賢也

王昶戒子曰頴川郭伯益好尚通達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顧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是非則託古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云云此一段略如馬援還

書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教子之心固善矣殊不知所欲教子者本不欲其輕薄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反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其後馬援慧苡之謗亦正坐交趾之書未能免其子之過而已先受其禍矣

將軍駱統表理張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爍冠羣偉燁曜世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權不納裴秋言

以為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揚又搗膏以熾之哉大凡解人之怒須是委曲做一道理順其意説彼人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今不能解人之怒者他人正説彼不是我方且以為是是宜激其怒而趣其禍也如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寛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解人者至如霍光怒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延

年必言千秋素無持守而為好言于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亡狀歷數其罪以中光之意然後徐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棄故光卒捨之鍾期言不中以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言於秦王曰悍人也此一言已釋秦皇之怒氣十五六矣又曰幸期之遇明君也如遇桀紂則不免於禍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而免人之患

魏舒為司徒以年老遜位就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

遜位之際無有知之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極好其言曰善言不發必為善行惡言不出必為惡行蓄於內者既深則發于外者不掩且以怒言之如怒一人斥罵極口此怒必消若隱忍不發一旦發之則其怒不可遏令人為善未做一分先說一寸未做得一寸先說了一尺畢竟做不成嘗見張子韶一日與衆對坐陰雲四

合未雨間忽聞數聲雷子韶云此雨必不成它人問如何子韶遂引孔子説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為對葢雲起無數聲雷則必雨先鼓數聲雷發泄了故無雨作文亦然今人學得數句言語且留在胸中涵養得熟然後將出用則若長江大河源流不可遏若方學得一二句便把出説了都不留在胸中此必終不能作文

虞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

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
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
以求髙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
奢靡轉相放傚而徐公雅習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
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大凡人多為世態習俗所驅有為善所驅者有為惡
所驅者不為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為善所驅方
始見胸中有所立

魏臨菑侯植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詡之委曲調護可謂得其道矣若使居漢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間則必無廢立之禍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則有利而無害若游談押闔

之士言而善則其利固大若其不善則其害亦不細如賈詡只是游談之士偶能辨此耳且亡漢者由詡之一言存魏者亦由詡之一言王允殺董卓卓黨謀於詡詡勸之攻城殺允漢由此亡今於魏父子危疑之時乃能委曲調護如此使詡能移此心説李傕等散兵歸農豈不兩全漢之社稷不亡而詡亦得為完人矣

華表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

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未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議奏上表在輕薄之中而能用心如此亦賢矣同僚之心本不要成事表則視人如己但欲成國家之事所以能若此

後魏源懷巡北邊鎮將元尼須與懷少有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懷懷曰今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

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耳既而表劾尼須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否則公私兩失懷與尼須既是故人及其劾奏之時略無故舊之情所以前後相異只緣將公私作兩件看了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事若可以周旋覆護須是隱蔽以全故舊之情若是不可隱蔽亦當哀矜懲創使之去職庶或公不敗事私不傷義便是忠厚底氣象然源懷蘇章事雖與故

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其刻薄葢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隋煬帝在顯仁宫有一主帥私令衞士出入帝付大理源師據法帝令斬之師奏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此一段若源師能與人君爭曲直以生全人似亦可喜然謂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一句大段害事彼徒見張釋之為廷尉嘗如此説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不知既如此説若人君錯認了則謂我

自可殺人無人說得亦不須下廷尉是教人君任已意殺人也大抵賞罰皆出于天而寄之人君書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則賞罰雖皆君實天寄之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此一句人須當細看此事王肅亦嘗論之

太宗一日問侍臣當今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太子諸王早有定分最急遂良秉間而言固是然不能繼進其說亦可責也事君阿順者固不足道至若外畏公

議内為身計凡言一事只是一次建明說過初不問其聽不聽行不行及至事有失則曰吾向言矣而君不聽不行也豈非為公議而又為身計乎然遂良固非如此姑論人臣之大槩耳

高宗謂郝處俊曰朕嘗以秦法為太寬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寛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寛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逃族安有

敢拒者逺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王修察變知機違法赴難使各守法必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敎化不可以太急觀此則知申韓之害于後世不少然申韓之言且曰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

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嚴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踈以徳結人其外雖踈其中實密魏徴之得仲其用房杜之功也

楊椿戒子孫一段大抵前輩老成教人丁寧再三自有忠厚遺風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敦樸謹重正父兄教子弟之體後魏楊氏累世孝友當時號為名家人莫能及盖縁老成之教不同觀其布衣韋帶之語可見前輩樸素如此大抵朴素簡約即興之漸奢侈靡麗

即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又如不與世家為昏亦是思慮得到忽值其氣習不美必為所牽染壞家法前輩教子弟每於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别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葢以私心一萌必至爭奪異時爭鬬訴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本朝柳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姓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所以兄弟不足諸婦莫不戰慄其所以詳責婦人葢欲使之知懼其意雖是

然於理未盡殊不思孝友非男子獨有而婦人獨無只是無以感之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敢構間反為轉移之理

楊師道為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大凡人

立身行已雖不可一端盡要之不過就省力上求始若省力上求終必省力始若費力其終亦然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按太子之獄使其欲脫趙節之罪當直以實告太宗則恕與不恕在太宗都無後患如此便是省力想其微諷曲說費力多矣而不免獲譴豈不可惜其後又不能委練人才却乃強為介直過自嫌避以此而觀可見事事費力使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處豈不省力也大要人不可有機心機心

一萌未有不為人窺測者

皇甫無逸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轉益州大都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皇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太常考行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改謚為良以此二

事始終看無逸只是利祿之心重謂之過於畏謹蓋不足以盡之惟其利祿之心重故於上表必如此更審其意不過恐得禍於君故爾於他事未必如此審慎也若事事皆爾何以為官又觀無逸承問皇懼不能飲食道病而死亦可謂愛母入蜀之初想其非不欲侍母以行或其母自不欲去亦不可知無逸若能見母不行自當舍官侍養今既不然雖死何及要之只為利祿之心重故雖有孝心亦被利祿之心奪了

麗澤論說集錄卷八

麗澤論說集錄卷九

宋 呂喬年 撰

門人所記雜說一

敬而無失此言甚好但體此理便見得中便見得易鳶飛魚躍皆在

學者莫先遜悌遜悌則心下心下則平平則至公大同之理自見矣

左右廂起於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自府兵法壞京師變為彍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長征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方鎮建國遂以鎮兵之制用之京師是後京師軍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散於方鎮寄招禁軍別立營部由是州郡始有禁軍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踈略浸廢為役卒矣本朝

承平時尚有教閱廂軍浙西尚有水軍

漢武帝用兵始有費闕已後不聞唐有長征兵而闕乏

至于今

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

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

饜

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却是寬孟子答問有比為管晏

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為委曲說數百言却是寬

孟子去孔子方百餘歳羣弟子便無能承當者孔門高弟是顔子孟子髙弟只樂正子孔子語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相期如此孟子語樂正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氣象可見只為戰國蘇張之徒富貴熇逼得人如此

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為切如第一章説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古

曰在昔民曰先民先聖王之傳恭如此此是自古聖人以心相傳處非一人之私言也如孔子告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亦不是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賔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中此氣脉不曾斷

古人初不知為學如王湛年三十不為叔父所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

此只是質厚尚能韜晦如此今欲為學亦須質厚始得

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子路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孔門諸弟子若論趨向固非管仲可比使它見用却恐未必有仲事業學者看古人要須看得至此

警敏恐害事

坐談比臨事不同

王子直前知客來只是靜後如此如一盆清水無物不照若濁後便不見然亦須用力方如此若到聖人却不要這箇

吉凶禍福之徵驗無不可見如聽笏聽聲聽鼓角聽田中水觀人形色皆可以知之乃知這箇道理無不貫屬惟流滯於一途者則為技術故有驗不驗若理會得統體者却不肯如此

只是一箇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即易行乎其中矣

易傳若人肴得他無長語雖未為精亦稍得

讀書無疑但是不曾理會

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治始得須是主容之勢分

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

君子義以為質一段工夫無窮一字該他不盡信以成

之貞固之謂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乎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躍如也這裏却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得主則定 王弼解利建侯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大淺

秦之亡只緣李斯患失學者須是消利欲

殺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夫之患失

魚鳥本自親人王韶初下西邊魚皆水面上行彼人不

食故也

五十年前好話在衆中說不好話在屛處說五十年後

乃反此

陶靖節詩云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于天地

之間甚可愧怍彼歷叙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得

乃云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近道者

末句云且為陶一觴却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資高胸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

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死生

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了得者都了得不了得者不獨一事

正獻公奏疏言語有力又却無鋒芒

人於日用中細加觀察要得動靜語默皆知此地位甚難到

不保其往未須言他人

天命匪諶匪常直是無可倚泊

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却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安帖釋然心解乃是

周家封國八百固是大小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

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幷得其中自有總攝處如
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王甚多如此非一故易控
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獲賊改官若是依他格法無緣得然亦不可冒獲賊不
改官之名須依實供去若是馬前三步捉得雖改官
亦無嫌
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已直是如此始
是教之之道

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漢武帝窮侈淫刑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不亡者要須深思二世煬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漢武下情却通只輪臺詔可見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國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

人須恭默思道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降下便實

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子細之意既能精一則信能執中矣言此便說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精粗本末一衮說了古人之言皆如此

何處非道理如中庸九經言祭祀亦是

問心與性何以別答曰心猶帝性猶天本然者謂之性主宰者謂之心工夫須從心上做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問如何盡心答曰心無不善今人何嘗能盡

須是與天地同

或問量可改否曰何故不可但言量字尚有量在若聖人則不言矣

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發强者必不能弘古人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德直而温之類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

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湯

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意雖無異觀此可見聖賢氣象不同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看書不可失於穿鑿唐文宗言得美泉而止此言却是
顯諸仁者此理無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於風雨
霜露庶物露生風霆流形無非教者是之謂顯是無
非仁即此便是與義故曰藏諸用
顏淵問為邦既告以四代禮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

聲淫佞人殆便是健而無息之謂乾與舜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同

德是實有之理是箇體段

為學須識義利遜悌廉恥六個字於此守之不失為善人於此上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

遜悌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温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

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閒了如置轉運使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獘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閒了事却歸審官院及流内銓户部閒了事却歸三司禮部閒了事歸禮院刑部閒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閒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紀綱不正故元豐不得

不革

或問湖北廣西比來錢荒但日納於都下都下却以法去救之當如何曰莫若以粟帛為賦而不税錢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無人變則其勢自變前代固有數路不用錢者只為錢荒之極至此錢本助粟帛以通濟有無爾不是全仰他救之本莫若力農錢非所急也古之為國者於要害都會之處必貯穀粟亦貯錢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則資錢以致粟於它郡則

民不告病矣粟帛為賦不可以尺寸裂也曰大都用粟帛其零細則以錢轉而行之

管仲才高亦不是無學只是辦不得箇不做左氏載得它事筆力甚高儘有意左氏亦才高看得它親切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及平戎于王辭上卿禮兩事出來則仲蓋有聞者也與後來狐趙之流甚不同初用在高國之間不與他爭權二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全是養其氣燄大而服楚又服晉但辦不得不做

故就小規摹上去聖人言小哉一句道盡

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生於相標榜立崖岸

讀實録須看累朝相承其間有大綱目一二十條前後

以此氣脉相承不絶如不嗜殺人如卹力役如賑凶

荒如納諫諍如宰大臣第其中仁厚寛卹固結人心

維持國勢處皆是此是大綱目更五六朝雖有升降

汚隆此氣脉却不絶逌至熙寧王氏用事引用後生

皆不知此意是祖宗相傳家法故此等事蕩然掃去

盡矣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

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為暴賦横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却不知如何保

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為軍興窘急及暴君汚吏所為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却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

太宗都征了

武后若越王貞事成必須殺中宗中宗未有失德且天命未改不可廢

荀彧東坡所論殊不近事情許多時在曹操處豈不見得只為大功已為董昭輩不自殺操且殺之矣

甯武子不是避事人為韜諱所以能周旋彌縫

訓注之事若成渠亦自反

自古淫亂必召夷狄自幽王以下皆可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可之為言猶云得也不是深可

配義與道配合也此論氣之體用

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寬大而縝密 孔明

性本善但氣質有偏故才與情亦流而偏耳

為之兆也兆者卜其用否之謂也

操舍便見真妄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謂處於無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處皆是

顔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碩辭讓為好事知是闇於事機

項梁死後義帝便能收兵柄部署諸將亦未是了不得底人只是用宋義誤了

項羽殺義帝正是為高帝做了不好底事

高帝入關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趙故如入無人之境

讀書且理會得文義未説道便到精微且得他心路教細不極

辭受之際若不受更不須與人商量若受時却更商量人多是據他資質見定

孫策不死興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蓋不爲保江東之計若使待得曹操死則可逞其志

切須理會儉德

己欲立己欲達立是立得住達是做得行無阻礙須是合道理立得達得不然私意欲立欲達以此待己待人則淪於自恕恕人入姑息委靡之敝矣何事於仁

事者止之謂也是一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猶有遺恨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成德者事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却是用功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

龜山論夫子為衛君一段甚未剖判分明公子郢當立無可辭者

釋氏以一物認一物正是添了一物吾儒如開著眼行

面前看見數十步行將去釋氏便須一步看一步極費力也

昔人言白馬非白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儘教他說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我若隨之而轉則必為所惑惟自守兩耳之說則彼不能眩矣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尺至一釐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謂萬世

不竭此亦有理

今人只在水中坐却說入水不濡在火中坐却說入火不熱古人說不濡却不曾入水說不熱却不曾入火

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了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内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即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

言近而指遠者

情便是性波便是水李翶却分作兩段看了宜乎當時

釋氏之盛只緣吾黨與人反為釋氏所謾

釋氏之學唐為最盛近日無其人焉蓋唐之釋氏皆有

行門實地所以變易不窮連高明之士皆為引去後

來却只傳其語言此其所以衰也

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

易得蹉過

韓愈讀墨少作也

伊川易都不偏

律令格式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加以勑曰勑令格式勑只是斷罪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韓深刻之書此殊未然今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會看得仁義之氣藹然在其中但續降者有時務快多過法耳

謂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如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

音虛呼與虛相去遠矣釋文作曰吁此决知呼字者誤又如言秉丘之戰馬驚敗績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秉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如此此類皆是後人誤有增加又如言予有亂臣十人或者以為子無臣母之義按釋文止作予有亂十人無臣字

麗澤論說集録卷九

麗澤論說集録卷十

宋 呂喬年 撰

門人所記雜説二

以立志為先以持敬為本

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人之良心飲食居處之間未嘗不在但不能察只為這箇道理無已時

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唯此最可驗學力

今之學者之病不是弱是小

千里外尚可以虛聲動若日夕所親近最可驗學本末

有孤立理須有比我者

看經書須是識他綱目讀易則識簡易便是綱目

明道不肯二日除服一府相視莫敢除者畢竟是理是

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

仕官須脫小規摹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

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

在人疑當予在巳疑當棄

為學斷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

室此最是為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學者

看書須存長久心

良心起處須要接續作見孺子入井處

始言毫髪之差終焉天地之判則公私見矣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

在已之過有心點檢已是不是然初間亦不可不點檢

人須當做一箇人則為學是合做底事止縁資質薄志趣狹抵當不過遂覺衆中容他不得不知何必如此

要識見明如何且看仁字以愽愛之謂仁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一段同看看得仁則識見自明矣

欲與善人君子而後為學是先立標的於外非自然而然也非自然而然則有時而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知天理之自然則無時而已矣

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感格

讀書熟處放下須識到生處

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闡範伊川易研究推索自有所見若荊公新說張綱書劉君舉詩耿南仲易方馬二氏禮記陳晉之孟子張子韶論語呂吉甫莊子

皆不當看也

持養　體察　主敬　致知　觀過

要知病處須日用間體察

初學最怕錯認最怕見理未明且放過

初學唯以樸實篤信為主

反覆論難

有味在無味中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

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學者最不可悠悠

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人心皆有至理惟講説則能興起

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鄙吝者必用

力於寛裕而後可以言學

學者之患在於諱過而自足使其不諱過不自足則其進德夫豈易量譬諸人之作室方其作也一柱之不良一梁之不正斤削斵刻之或失其道唯恐旁觀者之不言隨言隨改隨改隨正畧無所憚其心以謂吾知良吾室而已凡所以就其良而去其不良者無所不至此善學而遜志之說也若夫聚不良之木用不良之匠為不良之室專心致志自以為是而以人言

為諱及其成也自以為是惟恐人言其非如此則必至於頽敗而後覺悟豈不哀哉

有以繼母難事為問者曰在盡其敬順而已因歷舉程先生解蠱卦九二與胡康侯解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相表裏為證

或問人無祖産後來自買田産而兄弟欲分之奈何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為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或問人為學多為事廢柰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本不多只為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是又有箇一把來主持無適即是主也

張荆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

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語言
敬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
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大學曰君子無所
不用其極葢非特一事當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後可
為學只要信得及信之及者雖識見卑過失多習氣深
日損一日無不變也信之不及雖聰明才智足以為
賊身之具無術以捄之
人須是令聖賢格言不間斷於此心方能有益

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蹠之善利同一孳孳

自無所見因人而有警者不足恃

或問平時自省自謂無過然遇事接物却多流動過後却追悔如何曰正當發處不要放過須是辨認賓主各分曉但使善心為主私意為客却不妨若私心為主則善心乍發而復蔽矣學須是識賓主

學者平居相聚最為有益然亦須是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處下工夫不然則至於忘形骸相爾汝豈唯無

益所損實多

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衹得其似

觀起之蚕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書曰夙夜浚明有家

學者須是有歆然興起之意方能有進如敬修其可願

可欲之謂善不知味後如何進德

學者須是心不外緣易曰君子學以聚之

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

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閫範治體議論處事

大抵人之為學須是一鼓作氣才有間斷便非學矣所謂再而衰也

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曰我常自教兒此語極好蓋朝夕之所示者無非教也

已怨言徐氣平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
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
凡不善之事猶易改若賢者之過自以為是却難得除
胸中存留悔心極害事且如賈誼號為通達及觀懷沙
之賦悲憂傷撓無一念開竟以是死夫梁王墜馬以
死固當自責然豈遽至於殞身胸中有滯礙處故必
至此如鵩鳥賦視其言非不洞達死生之理然誼實
只以此自廣又何嘗廣得分毫

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

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先生曰剛無病所病者乃暴而非剛直無病所病者乃訐而非直

工夫疑阻則無復積累

前面常要寬莫教窒窄

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昏昏則惰而不精明矣東别也勞倦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厭倦則容貌枯矣好交云者欣然與事物交而非强勉也

戒慎固是要切工夫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此之一字當深玩也或問體察良心如何是體察云體察上著如何不得又問今若欲做工畢竟體察是如何云看他所起處又問今人良心雖不能

盡識縱有自謂識之者雖欲看之竟以不見而止畢竟如何方可以看云持養之功甚切若不知敬以直內之理方良心未發豈都無所事

心之官則思官字最好看

看史非欲闚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已成物兩件盡者事也象止說振民育德前時亦嘗作六事看如儆戒擇善閒範議論處事治體要之止是兩件然兩事又却只是一箇成字史

亦難看須是自家鏡明然後見得美惡稱平然後等

得輕重欲得鏡明稱平又須是致知格物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

為學須是以聖人為準的步步踏實地所以謂學不躐等

須是尋病源起處克將去若强要勝他克得一件一件來要緊是觀過人各有偏處就自已偏處尋源流下工夫克只是消磨令盡所謂見晛曰消如楊子云勝

已之私之謂克恐未盡又云要知病處須是日用間常體察

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歛上做工夫

為學只為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地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人之一身必有事未及第時謂科舉妨為學已及第後又為做官為治家幾時得無事

或言做事做了方覺不穩先生云只是不曾常常體察如何做時不覺做了方覺不是若曾用工夫人才做便覺不是又云當忽然覺不是時便是良心才思量計較如何是不是便差了

或問今欲作一件好事衆人皆謂不然如何先生云只是自家誠意未至又問衆人做底不做衆人說底不說便覺突兀如何先生云這箇裏面有一毫外面見一毫不可掩須做合當做底事看始得若有一毫欲

異衆外面形迹便露此極可驗

令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為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欽哉兩字最要看看得這箇便見得天命

致知力行不是兩截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鏡所以鏡明

為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為本

問誠敬兩字有異否云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敬

士大夫善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

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剋制有以益吾身可也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明四目達四聰方說出治天下

規模如食哉惟時蠻夷率服之類此是聖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資諸人而後展出規摹後世興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關便約法三章晉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

文帝先天下以敦樸而賑鄧通澈而不可曉者也後賜予無度而至放錫之以銅山尤不可曉也

唐太宗歲斷死罪二十九人自以謂至少矣而不知所縱囚三百九十人亦未為甚少也

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似正者但其一二分乃是直邪本迹發露處如李訓楊嗣復之類是也如李林甫輩則無是矣

魏元忠攝冢宰為武三思百户實封所動恐無此理為人所毀若捧制感咽則有之夫以元忠不為死生所屈豈為百户而動心乎此與裴度之事敬穆相類

長孫無忌之於吴王恪王猛之於慕容垂若此者自以為有意於忠國而不知非所以為忠也

予其殺非遽殺也正如今法當行處斬

正倫理篤恩義此二句極要推廣天尊地卑卑高以陳

而下正倫理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下篤恩義也

凡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

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可不可須便説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强使之

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却

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兩人不是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為我深或以為黨庇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不有應荅之理說十句

中豈無一句畧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

今世有短處可數便是第一等人

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

儉與吝只爭分毫

欲窮理而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而不習察吾未知其至也

謝師直為監司明道作簿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猶以為是至說易都無一句是伊川謂二公深知易者也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監司能受主簿之言不諱

此最當看不會看者只見監司主簿相與議論以為知易此當體師直容受明道所言之心當下便是易但不知師直能體其所自發處否

前輩謂公近仁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為危

讀書不可雜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為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耶

編壺範或欲冠家人卦為首先生云才拈出却滋味短

六經之中何處不是家人卦不獨在家人卦不若止

依次序却自穩

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肅

雝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

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大抵為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

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人之相與雖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無異同且如一身

早間思量事及少間思之便覺有未盡處葢無緣會無異同

臨事常思不中不遠

問學之講自孟氏後直至本朝方大明處今之世而熟聞前輩之已講可謂大幸但只為聞過便了所以不得力

徐仲車先生不肯娶恐不與已同心事毋後有路振者力勸其不可無後遂以女妻之後生子名曰路兒此

固正矣然亦未為中節

平居數日凡所思量多近於理只為此念不續處多而臨境忘了今若要下工夫莫若且据所聞亦須得力明於内而巽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十分明盡然行之則當巽

凡書所言愠皆非忿怒也止憂悶之謂如言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豈可以怒言耶

桓冲憂晉室之危而謂吾其左衽及堅敗冲慙恨而卒

夫沖所以憂晉之左衽乃事理之當然初不足為過淝水之捷亦幸而已使沖言果驗晉之辱也使沖之言不驗則晉之榮也沖於此喜而不寐可也尚何慙恨之有夫沖所以慙恨者豈有他哉不過恥其言之不中耳然推是心而充之則極害事楊國忠之於安禄山是已此誠可為深戒萬一沖之言果驗吾意沖之未必能死也

侯景欲降梁武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

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若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云云上乃納景其語雖若不欲受而欲受之意多故异揣知上意非是不要受是特尚懼為害耳

人一時權職不宜引嫌便當以正官自處且如宰相作知州承務郎作通判時暫權州便當以知州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耳

内有輕刑之名外有殺人之實非也初時自然如此到後來方能盡善

釋氏慈悲過當枉尺直尋處甚多

顔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胸臆故雖淺近而其言有味出於胸臆者語意自别

李光弼畧有徘徊之意而大將田神功等遂不禀命因此憂鬱而卒大抵為善必盡其極者則我無所顧而人亦安之為惡亦然如當時亂臣賊子稱兵宫闕擅權枉法而軍士為之盡死力者比比皆是光弼焉有此風耶特一時畏死而狐疑其行耳然大將遽不禀命盖光弼善人也其大體已正矣惟其大體已正至

偶有不純之迹而人因得以脅持禁制欲治之則不能欲不治之則不可首鼠狐疑其迹益露此尤為為善未盡而一出一入焉者之戒事不可生亦不可厭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隨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

孔門問仁問孝處多葢孝最是為仁親切

伊川在洛衣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厚
而極於精美五峯見客正冠
或問五峯何以為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
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令人習氣深重天理昏隔本是順令却是逆若能於逆
處用力即是順
與人相與處最當理會降意兩字不降而升小則忿懟
大則暴戾

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民以為不寃而鼂錯之誅無少
長同産皆棄市趙葢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持心
平恕固是一君子長者苟其不計人主之喜怒者自
能盡其平允緣不曾透得利害禍福關緩急如何作
得主宰以此見有資質者不可不學也
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
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却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
量其勢放一二板水以泄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

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却用放五分不得

敬字最難形容謝上蔡釋食不語寢不言曰聖人存心

不他為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遊於彼者異此却

相近

國學舊有東萊集版歲久闕失晦蝕亦多不復

可模印矣祭酒邢君遜之陳君緝熙司業張君

振烈先後皆嘗補刻然僅三之一耳予承乏來

貳監事乃復捐俸為之以版計一百有竒紙幅

倍之於是是書遂復完具嘉與四方學者共之

成化壬辰冬十一月望日鉅鹿耿裕識

乾隆御覽之寶

麗澤論說集錄卷十

麗澤論說集録跋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為成書後再刋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為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録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能止伯父殁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奥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据舊録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輙為删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

當自得之喬季謹記